

言世通

〔明〕冯梦龙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 编
曹光甫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 编

曹光甫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3 字数 438,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0

ISBN 7-5325-1283-5

1·627 平装定价: 4.10 元

出版说明

继《新选历史演义》、《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两套丛书之后，我们又推出了《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为古代小说普及本的丛书化、系列化，增加了又一束奇葩。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虽与长篇小说一样，也是以唐、宋、元以来说话人的话本为渊源的，但其发生、发展却有着与前者同中有异的历程，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貌。本丛书所选入的十种优秀短篇小说集，大抵可以反映这一历程。

明嘉靖中洪楹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几种收刻宋元明初话本的著作中最早的一种，所录除个别篇章为明人所作外，大多为宋元话本的原始形态。天启年间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代表了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最初阶段，共收宋元明人话本一百二十种，而明人所作比重加多。冯氏或改定题目，删芟游词，修饰文字；或仅保留原作梗概，敷衍改写，性质已同创作。于是案头小说之形态，由话本中萌生。而短篇小说的大量刊行，亦由此开始。稍晚，崇祯间凌濛初受三言影响，先后刊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因“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故“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八十篇（按：一篇重复），从而变编改旧本为文人仿话本自行创作，所谓文人“拟话本”小说至此而确然成立。嗣后及于晚清近代小说崛起前，拟话本小说沿冯、凌二家开辟的道路蓬勃发展，且越益文人化，雅驯化，案头化。丛书

所收东鲁狂生的《醉醒石》、李渔的《十二楼》、《连城璧》，即为清代短篇白话小说集的代表作，虽然尚保留某些话本的外在特征（如有“入话”），但风格韵味已大异其趣。

伴随着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隆兴，江河与泥沙俱下就不可避免，而篇幅的众多，又非一般读者所易购置，于是选家也就应运而生。明末墨憨斋主人编选的《今古奇观》是最早且最为著名的一种，它从“三言二拍”二百篇中去其污秽，取其淳美，得四十篇，约为一帙，深受读者欢迎。当“三言”、“二拍”湮没数百年之间，此书独独不胫而走，几至家喻户晓；而由于其选录标准之主于淳美，也对后来作者起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白话短篇小说文人化、雅驯化的进程。因此，丛书也予选入。虽与“三言”、“二拍”有所重复，但作为小说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一种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品，相信仍会受到读者欢迎。

从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它一开始就有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发生于话本而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决定了它市民文学的主要属性；二是无论是早期宋元话本的创作者书会才人，还是冯、凌为代表的由正统文学转而致力于小说编写创作的中下层文人，都是层次不同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转向小说，固然有其接近民众而对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有所偏好的原因在，但很大程度上是在正统的仕进道路上失意后，借小说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于是依违于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审美趣尚和传统道德及审美标准之间，便成了这群作者的主要心态。

明代市民阶层，虽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思想的制约，并因其与封建经济的割不断的联系而始终处于幼稚状态，但是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存在依据的新兴的社会势力，在经济生活，尤其在思想意识上，却必然与当时日趋严苛的宋明理学及其所代表

的经济基础产生尖锐矛盾。比如理学讲究义利之辨，但离开了逐利，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理学讲究礼义大防，但商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本身就先使家庭纽带松弛，社会关系变形，而日益积聚的财富要寻找消耗处，又往往导致人欲横流；理学讲究正心诚意，养气砺志而外邪不侵，倒是继承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商业活动的祸福无常，又必然将市民推向对因果报应的进一步信仰；理学支持的自然是以乡绅为依托的官本位体制，而商业活动的本质却要求平等的竞争与公正的法制仲裁，等等。这些深刻的矛盾，市民阶层自然希望在属于自己的说话与小说之中得到反映。于是就形成了白话短篇小说中以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为主要背景，以城市细民为主要角色的家庭、爱情、商营、公案、报应等主要题材——旧题材在此获得了新含义，新题材也应运而生，市民阶层在这些题材中作出自己的价值、道德评判，而一归之于他们基于其经济生活的朦胧的乃至畸形的个性解放要求与理学“顺天理，灭人欲”的主导思想间错综复杂的冲突与调和。这样，就题材与倾向言，白话短篇小说，不同于长篇小说之起始于英雄崇拜，而结尾于对旧时代的哀歌与冷嘲，它始终以对里巷街坊“碎杂事”的敷衍为主要手段，来表达细民的哀乐悲欢。从这一点而言，白话短篇小说倒是与长篇中《金瓶梅》一系列的作品，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在《三言》之前，“意存劝讽”的宗旨可说是认真贯彻的，所以有关政治、商务、伦理的作品不少，尽管爱情婚姻类的题材是大量的，但也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至《二拍》虽较自觉地继承《三言》的传统，但色情和迷信成分及纯粹“新听睹，佐谈谐”的作品大量增加，多少表现出作者的失望或流于颓放。成书于清初的《醉醒石》，实以明季社会为主要背景，因果报应、神道说教占了上风，正表现了当时人们愈益感到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心

态；而稍后的《十二楼》与《连城璧》，多数铺叙爱情故事，精致玲珑，则似乎反映了作者在文网密布的清初社会，对敏感题材的规避。二者正是《二拍》预示的倾向的不同方向的发展。

诚然，白话短篇小说不像《三国》、《水浒》、《红楼》那样展开一幅幅雄伟或悲慨的历史画卷，然而因为短篇体裁的轻巧灵活，题材的切近生活，却也多方位地描绘出当时中国社会那新兴的一隅中种种真切的风俗民情，特别是那些据当时社会新闻加工而成的作品，更具有长篇小说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研究明清社会风俗的专家们对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视往往更甚于长篇，其道理亦在于此。

从艺术上看，在短篇小说文人化、案头化的进程中，文人的审美趣味促使短篇小说由浑朴粗糙向风雅精致演变。虽然“语近俚俗”，是它基本的语言风格，但从明人拟话本的用俗为雅、厚朴温润，到清人作品的化俗为奇，追求尖新，却是显见的不同时代特色；虽然“奇局”是它情节构成的必要因素，但从冯、凌之崇尚不奇而奇，凡中见奇，至李渔的刻意求奇，往往凌空结构，极尽曲折离奇之能事，也有着创作思想上的重大区别。也正因此，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篇制加大，有着向中篇发展的趋势。

以上所云，希望能为读者赏阅这套丛书，提供一些角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7

前 言

继《古今小说》后，冯梦龙于天启四年（1624）又编撰梓印了“三言”之二——《警世通言》，也是四十卷，拟话本小说四十篇。各卷所涉时代，唐以前六篇，其余皆宋、元、明，大抵植根于现实生活，主要反映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也为他们所喜闻乐见。通俗性、趣味性、教化性是它的主要特色。第十二卷《范鳬儿双镜重圆》中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书前无碍居士叙又云：“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警世通言》。”正是这种特色的极好概括。这四十篇作品，绝大多数经冯梦龙的润饰加工和再创作，也有他自己的拟作。据冯氏《三报恩传奇》序“余向作《老门生》小说”云云，目前可以确指是冯梦龙拟作的小说，只有《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

妇女及爱情、婚姻问题，是明代市民文学中的重要题材，《警世通言》从多种角度作了较深刻的反映。

妓女问题是爱情问题中的畸形表现。冯梦龙青年时代除了循规蹈矩研读经书以应付科举考试猎取功名外，另一面则倜傥风流，经常寄迹青楼酒馆，因而对青楼女子有广泛的接触和深层的了解。《警世通言》里有三篇娼妓题材的作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赵春儿重旺曹家庄》，塑造了三个性格、遭遇、结局毫不雷同却都使人肃然起敬的烟花女子形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杜十娘、一往情深坚韧不屈的玉堂春、含辛茹苦相

夫成家的赵春儿。作品处理题材非常严肃，绝不轻薄浮艳，是历代众多狭邪小说中的上乘之作。特别是杜十娘、玉堂春的形象，当时及后世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广为传扬，影响至深。《赵春儿重旺曹家庄》卷首开宗明义云：“自古道：‘有志妇人，胜如男子。’且如妇人中，只有娼流最贱，其中出色的尽多。”这或许就是冯梦龙的真实感受和思想基础吧。

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封建社会女子的命运。《警世通言》中的许多故事以同情的笔墨反映了这一阶层妇女的苦难和心声，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崔待诏生死怨家》、《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等篇。白娘子虽以神话形态出现，而她与药铺伙计许宣的爱情遭际，骨子里仍以市民阶层的婚姻为蓝本，这个故事后演化为《白蛇传》、《义妖传》等，为我国著名四大民间故事之一，几乎已经家喻户晓。其它三篇的女主角依次是：裱褙匠的女儿璩秀秀、船家女子刘宜春、小酒店千金卢爱爱。她们都是社会下层人物，都执着追求爱情和幸福。璩秀秀因私奔被郡王抓回拷打致死，却依然来与碾玉匠崔宁结成“生死冤家”。卢爱爱也一样，生相悦，死相慕，身亡后得遂所愿，与所爱吴清结为一百二十日夫妻。这种“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的感情，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刘宜春的父亲嫌女婿病废无用，竟将他弃之荒郊野外，棹船而去，要与女儿另觅佳婿。刘宜春则留恋贫贱夫妻的恩爱，以死抗争，最终得与宋小官团圆。这些故事免不了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说教意味，而其主要价值则在于暴露了某些黑暗世道，寄托了市民阶层与士大夫不同的道德、爱情观念以及他们对爱情婚姻的理解与追求，因而给人以深刻印象。

明人在婚姻贞节观念上比严酷的宋儒要开通得多。宋儒程颐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至理名言”，使多少妇女惨遭荼毒，被活生生镇压在贞节牌坊下。《警世通言》的作

者对此颇不以为然。《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二十三岁时丈夫身亡，心如铁石，立志守寡，企图博个节烈的美名。十年后还是被诱骗失节，私生孩子，最终身败名裂。这篇小说的主旨多半在于不赞成寡妇守节，书中说：“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与宋儒唱反调，体现了观念的进步。

科场是封建文人的荣身之阶，也往往是他们的葬身之墓，其中积弊甚多。冯梦龙虽然是个才子，但在科场上并不得意，五十八岁才得了个贡生；仕途上也不顺溜，只做过训导和知县之类小官。他对于失意文人之苦和科场的黑暗腐败有深切体会。《钝秀才一朝交泰》中的马德称屡试不中，落拓倒运，被人目为“钝秀才”。书中对钝秀才的揶揄，充分反映了人世的炎凉。《老门生三世报恩》中那位主文柄的试官崩溃时，因为爱少贱老，为了不取鲜于同这个老怪物，阅卷时故意挑选“嫩嫩的口气，乱乱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论，愤愤的判语”的文章登榜填名，真是毫无公道可言。上述这些描写和揭露都是很深刻的，相信对后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有一定影响。

此外，《警世通言》还有描写友朋关系的篇章，《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把贵贱之交写得那样真挚动人，有点理想化，实际传达的信息是：知音难觅。《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桂员外一家忘恩负义，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于今交道奸如鬼”的恶俗世风。作品让桂员外一家子都变成狗，贪吃人粪，摇尾乞怜，写得穷形极相，给予尽情鞭挞讽刺，令人快慰。书中还有一些才子佳人风流故事，杀人抢劫公案故事，神仙鬼怪妖异故事等等，大都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警世通言》中的优秀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较宋元话本有长足的进展，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描绘，环境气氛和场面的烘托，多角度多层次地刻画人物，使形象更为丰满和具有立体感。在

人物塑造上，它不拘泥于真人真事，而是东拼西凑式的典型概括，使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苏轼嘲讽王安石的《字说》，据宋人笔记所载，可谓实有其事；而嘲笑荆公《菊花》诗的则是欧阳修（据《类说》卷五十七）；取长江中峡水的事，其人其地原型与本篇毫无关涉，系据《中朝故事》李赞皇逸事改编。原文云：“李德裕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零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忆及。乃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叹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顷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也。”（又，唐张又新《煎茶水记》记茶圣陆羽事，似又为李德裕事所本。）三事集中后，使“万宝全书缺只角”的苏轼形象更加充实突出，因而显现本篇“满招损，谦受益”的主题。这篇作品极为脍炙人口，日本泽田一斋于宝历八年（乾隆二十三年，1758）译入“日本三言”之一《小说粹言》中，可见影响之远。

无庸讳言，由于时代和世界观的局限，《警世通言》也深深打上了封建思想意识的烙印，读者在阅读欣赏本书时应有所扬弃。

《警世通言》最早刻本为天启甲子（1624）腊月金陵兼善堂所刊，四十卷四十篇，足本。其后晚出而较重要的有三桂堂本，三十六卷，缺后四卷。此次校点，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影印兼善堂原本《警世通言》为底本，参校其它各本，择善而从。有些讹误文字则予径改。点校失当之处，敬祈方家匡正。

曹 光 甫

1992.1.

叙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臆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臆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

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宾筵，乌用是齐东娓娓者为？呜呼！《大人》、《子虚》，曲终奏雅，顾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匱石室之遗，而臆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臆，即事臆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而未知孰臆而孰真也！

陇西君海内畸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从臆其成。

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叙	1
第 一 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1
第 二 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9
第 三 卷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16
第 四 卷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25
第 五 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34
第 六 卷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42
第 七 卷 陈可常端阳仙化	53
第 八 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	59
第 九 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68
第 十 卷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78
第 十 一 卷 苏知县罗衫再合	84
第 十 二 卷 范鳬儿双镜重圆	104
第 十 三 卷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111
第 十 四 卷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120
第 十 五 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128
第 十 六 卷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143
第 十 七 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150
第 十 八 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158
第 十 九 卷 崔衙内白鹞招妖	166

第二十卷	计押番金鳧产祸	175
第二十一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184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197
第二十三卷	乐小舍拼生觅偶	211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	218
第二十五卷	桂员外途穷忏悔	244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缘	259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266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273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292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299
第三十一卷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	308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316
第三十三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327
第三十四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337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	350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359
第三十七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366
第三十八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376
第三十九卷	福祿寿三星度世	383
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390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

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

古来论交情至厚，莫如管鲍。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贾，得利均分。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知其贫也。后来管夷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们，要听者，洗耳而听；不要听者，各随尊便。正是：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

话说春秋战国时，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虽楚人，官星却落于晋国，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伯牙讨这个差使，一来，是个大才，不辱君命；二来，就便省视乡里，一举两得。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朝见了楚王，致了晋主之命。楚王设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会一会亲友。然虽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迟留。公事已毕，拜辞楚王。楚王赠以黄金采缎，高车驷马。伯牙离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国江山之胜，欲得恣情观览，要打从水路大宽转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马之疾，不胜车马驰骤。乞假臣舟楫，以便医药。”楚王准奏，命水师拨大船二只，一正一副。正船单坐晋国来使，副船安顿仆从行李。都是兰桡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

只因览胜探奇，不顾山遥水远。

伯牙是个风流才子，那江山之胜，正投其怀。张一片风帆，凌千层碧浪，看不尽谿山叠翠，远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时当八月十五日，中

秋之夜。偶然风狂浪涌，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进，泊于山崖之下。不多时，风恬浪静，雨止云开，现出一轮明月。那雨后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炉内：“待我抚琴一操，以遣情怀。”童子焚香罢，捧琴囊置于案间。

伯牙开囊取琴，调弦转轸，弹出一曲。曲犹未终，指下“刮喇”的一声响，琴弦断了一根。伯牙大惊，叫童子去问船头：“这住船所在是甚么去处？”船头答道：“偶因风雨，停泊于山脚之下。虽然有些草树，并无人家。”伯牙惊讶，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庄，或有聪明好学之人，盗听吾琴，所以琴声忽变，有弦断之异。这荒山下，那得有听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不然，或是贼盗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财物。”叫左右：“与我上崖搜检一番；不在柳阴深处，定在芦苇丛中。”

左右领命，唤齐众人，正欲搭跳上崖。忽听岸上有人答应道：“舟中大人，不必见疑。小子并非奸盗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归晚，值骤雨狂风，雨具不能遮蔽，潜身岩畔。闻君雅操，少住听琴。”伯牙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称‘听琴’二字！此言未知真伪，我也不计较了。左右的，叫他去罢。”那人不去，在崖上高声说道：“大人出言谬矣！岂不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琴之人，这夜静更深，荒崖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伯牙见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个听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罗唆，走近舱门，回嗔作喜的问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听琴，站立多时，可知道我适才所弹何曲？”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不来听琴了。方才大人所弹，乃孔仲尼叹颜回，谱入琴声。其词云：‘可惜颜回命蚤亡，教人思想鬓如霜。只因陋巷箪瓢乐，’——到这一句，就绝了琴弦，不曾抚出第四句来。小子也还记得：——‘留得贤名万古扬。’”

伯牙闻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士，隔崖穹远，难以问答。”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左右掌跳，此人上船，果然是个樵夫。头戴箬笠，身披蓑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脚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谈好歹，见是樵夫，下眼相看：“咄，那樵夫！下舱去，见我老爷叩头。问你甚么言语，小心答应。官尊着哩！”樵夫却是个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须粗鲁，待我解衣相见。”除了斗笠，头上是青布包巾；脱了蓑衣，身上是蓝布衫儿；搭膊拴腰，露出布裌下截。那时不慌不忙，将蓑衣、斗笠、尖担、板斧，俱安放舱门之外。脱下芒鞋，蹚去泥水，重复穿上，步入舱来。官舱内公座上灯烛辉煌。樵夫

长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礼了。”俞伯牙是晋国大臣，眼界中那有两接的布衣？下来还礼，恐失了官体，既请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无奈何，微微举手道：“贤友免礼罢。”叫童子看坐的。童子取一张机坐儿置于下席。伯牙全无客礼，把嘴向樵夫一弩道：“你且坐了。”你我之称，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谦让，俨然坐下。伯牙见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此不问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茶。

默坐多时，怪而问之：“适才崖上听琴的就是你么？”樵夫答言：“不敢。”伯牙道：“我且问你，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此琴何人所造？抚他有甚好处？”正问之时，船头来禀话，风色顺了，月明如画，可以开船。伯牙分付：“且慢些！”樵夫道：“承大人下问，小子若讲话絮烦，恐担误顺风行舟。”伯牙笑道：“惟恐你不知琴理。若讲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况行路之迟速乎！”樵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谈。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见五星之精，飞坠梧桐，凤皇来仪。凤乃百鸟之王，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伏羲以知梧桐乃树中之良材，夺造化之精气，堪为雅乐，令人伐之。其树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数，截为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声太清，以其过轻而废之；取下一段叩之，其声太浊，以其过重而废之；取中一段叩之，其声清浊相济，轻重相兼。送长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数。取起阴干，选良时吉日，用高手匠人刘子奇斫成乐器。此乃瑶池之乐，故名瑶琴。长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阔八寸，按八节；后阔四寸，按四时；厚二寸，按两仪。有金童头、玉女腰、仙人背、龙池、凤沼、玉轸、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闰月。先是五条弦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内按五音宫商角徵羽。尧、舜时操五弦琴，歌《南风》诗，天下大治。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羑里，吊子伯邑考，添弦一根，清幽哀怨，谓之文弦。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添弦一根，激烈发扬，谓之武弦。先是宫商角徵羽五弦，后加二弦，称为文武七弦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弹、八绝。何为六忌？

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风，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

何为七不弹？

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不遇知音者不弹。

何为八绝？总之清奇幽雅，悲壮悠长。此琴抚到尽美尽善之处，啸虎闻而不